

詩語背後

撫今追昔話西貢(下)

2020年3月，深圳市公布首批26處歷史風貌區名單，西貢村位列其中。據《寶安縣志》載，西貢村始建於明末清初。村子的建築風格和村民的風俗習慣古韻猶存，儼然客家文化的標本。

西貢村民為客家民系，保持着客家人的節俗。特色傳統節慶食品有春節的米餅、年糕，元宵節的湯圓，清明節的艾茶果，四月初八譚公節的瀨粉仔，端午節的海膽糉子，七月十四的菜頭角、菱角，中秋節的月餅，十月朝的糍粑，冬至的起糕仔等等。傳統生產方式半漁半農，農業主要種植水稻、番薯、花生等，出海捕魚一般在東亞灣海域進行，盛產池魚、石斑魚、黃魚等。自清末起，大鵬半島的村民到香港務工，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盛，不少村民定居香港。改革開放後，商貿交易開始興旺，村中外出務工者增多。

據傳，西貢村最早的村民為陳姓，兩公婆攜子女乘船到此，因船被打翻無法繼續前行，便建屋定居，繁衍生息。現居村民主要有鍾姓、林姓、董姓等，以鍾姓為第一大姓，約佔全村1/3。

在一片保存完好的白牆灰瓦民居中，佔地約70平方米的鍾氏宗祠十分醒目。祠堂門柱上有一聯「穎水源流遠，川恩澤澤長」，表明鍾氏先祖發源於中原穎川之濱。據族譜記載，鍾氏源起春秋，始祖氣公，傳至今已數百代。西貢鍾姓源於明朝末年，祖婆鄧氏攜子榮啟、榮樂兩兄弟從廣東惠州遷來，兄榮啟留在西貢開枝散葉，弟榮樂公遷至王桐山。隨着時代變遷，大鵬半島上保留下來的宗祠建築並不多，而鍾氏宗祠數百年來香火不絕，祭享不斷，每逢重大節日或家族紀念日，族人從四面八方前來祭拜。

除了鍾氏宗祠，另一處古建築譚公廟也頗有歷史淵源。嶺南地區遍佈黃大仙祠、媽祖廟、譚公廟這類本土宗教道場，是客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。譚公與媽祖是兩

大海守護神。相傳譚公真名譚德，惠東縣大嶺鎮人，生於元代，修造成仙後，率一班瀾猛虎雲遊濟世。譚公呼風喚雨，伏虎訓蛇，樂善好施，擅長醫道，經惠陽取道龍崗、坪山、葵涌、大鵬前往香港。沿途百姓感其恩澤，虔修祀事，立廟奉之。譚公廟亦稱譚仙廟，深圳東部存有多處。西貢村譚公廟始建於清光緒十一年(1885年)，2000年重建。佔地面積約140平方米，三開間兩進一天井布局，磚石結構，正門上有「譚仙古廟」石匾。前、左、右各有一涼亭，呈拱衛之勢。

一年一度的譚仙廟會，是西貢村重要的民俗活動。農曆四月初八是譚公誕辰日，每逢此日，村裏和周邊的善男信女都會參與巡遊，燒香膜拜，以紀念當年譚公為民祛除瘟疫的事跡，場面十分熱鬧。各家男丁頭一天會提前過來，把譚公廟打掃布置一新。其實，對西貢村民來說，譚公廟不僅具有宗教歷史價值，也是一種文化情結。大年初一舞麒麟，便是這種情結的集中表現。村裏男女老少隨着舞麒麟隊來到譚仙古廟前，對着廟門行俯首三叩禮。鞭炮聲和鑼鼓聲隨即響起，舞麒麟隊邁開嫺熟的步伐，緩緩進入古廟，在每個神位前祭拜。然後，舞麒麟隊開始「拜門」，以譚仙古廟為起點，敲鑼打鼓，走街串巷，舞動着麒麟，到每家每戶去拜家門，最後再回到古廟，結束整個活動。

不過，與譚公廟相關的民俗活動往往有着很強的儀式感，平常很難遇到。讓我深受觸動的，是村頭古樟樹下的伯公廟。伯公廟又稱土地廟、福德廟，供奉土地神，是中國民間最常見的祭祀建築，幾乎各地鄉村均有分布，路口山腰、田間地頭隨處可見。土地神源於遠古人們對土地權屬的崇拜，有祈福祉、求平安、保收成之意。由於神格不高，伯公廟多半造型簡單，簡陋者僅兩塊石頭為壁，一塊石頭為頂即成，俗稱「磊」形廟。可正因為簡單而得



西貢村民視古樟樹若神靈祭拜。作者供圖

以普及，建廟祭拜成為尋常事。西貢村民把古樟樹視作本村守護神，在其根部建了一座小巧玲瓏的伯公廟。動節杖枝，香煙繚繞，儼然村中一處文化地標。

參天之木，必有其根；懷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從宗祠、古廟到民俗習慣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微信仰、準宗教現象浸淫在鄉村文化之中，感受到它無處不在的精神建構功能對調節心態、培養善念、和諧鄰里關係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僻靜的小村落，竟有遠古文化的遺存。2000年9月發現的西涌口遺址就位於村旁，據考證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時期的人類文明遺址。憑吊遺址，感懷古今，只見初冬的陽光在屋舍和樹枝間隨意灑落，古廟前的廣場上，老人圍坐聊天，兒童追逐嬉戲，與周圍的山川、河流相互映襯，天人合一，其樂融融。

偏安一隅的西貢，隱然成為禪修之境，讓我對社會發展和生活方式多樣性的理解更透徹，信念更執著。中國式的現代化，應當充分展現鄉村生活和鄉村文化的魅力，而不是簡單地消滅鄉村。堅持城鄉融合發展，暢通城鄉要素流動，一方面需要全面加強農村交通、能源、居住和公共服務建設，讓數字化生活來到農村，進屋入戶，同時也需要持續建設「榆柳蔭後簷，桃李羅堂前」的優美環境，留住田園的恬靜和鄉愁的印記。這不只是一種文化訴求，更是鄉村振興的方向。

在深圳這樣的快節奏大都市，存在西貢這樣的慢生活小山村，實在是一種造化。撫今追昔，有感而發：

莽莽蒼蒼入海天 婷婷袅袅起炊煙
由來多少春秋夢 不過油鹽柴米間

字裏行間

陳夢吉非明朝人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街邊書報攤和租賃店有不少書仔，成為我們一班少年最喜捧場的讀物。當中多改自民間傳說故事，用三及第寫成，看得我們眉飛色舞，津津樂道的計有《倫文敘》、《柳先開》；還有所謂陳夢吉、荒唐鏡的扭計故事，亦非常愛讀。可惜，送經世變，這些作品已流失殆盡，難再追尋了。

日昨，偶得《扭計師爺陳夢吉故事大全》，頓覺躍躍。然而一翻，頓索然無味，因這是近人所編寫，以白話文撰成，渾無粵味可言。

著者(不是編著)陳一峰，據該書封底介紹，乃是廣東江門人，1927年出生，被譽「鬼才」。有陳奇思者為他寫序：「鬼才寫鬼才。」陳夢吉在傳說中，確是「鬼才」，陳一峰是否「鬼才」，因不懂其人，更沒讀過他什麼作品，自是不知。書中「內容簡介」有云：

「陳夢吉原是一位阿凡提式人物。他生於明代嘉靖年間，祖居新會縣城滄灣街一條橫巷裏。」

這「簡介」不知是否出自陳一峰之手，



是書寫來少了粵味。作者供圖

或是編輯之手，真是錯到羞家。

陳夢吉不是明朝時人也。我們年少時，便知廣東有四大狀師。看他們的書或者連環圖，都是清式馬褂，還留有長辮也。所謂「四大狀師」，即：「橋王之王」陳夢吉、「扭計師爺」方唐鏡(即荒唐鏡)、「捉刀師爺」何淡如、「文怪師爺」劉華東。四師中，陳夢吉與方唐鏡乃死對頭，鬥個不休；而陳夢吉與劉華東亦水火難容。書中錄有一篇〈扭計師爺比高低〉，就是述陳劉之鬥。劉華東(1778-1841)，擺明是清時人。而其他三師的生卒年為陳夢吉1820-1888，方唐鏡1817(左右)-1900，何淡如1820-1913，四人乃同一時代人物，而各不相讓，各自認功，各自鬼馬，雖不是十惡不赦的訟棍，但劣跡亦不少。

那篇〈比高低〉，指劉華東行惡在先，施計誣陷陳夢吉老妻「出牆」，累陳夢吉毆妻害妻。後查明乃劉華東的奸計，於是設局，假劉華東妻之手，滾水淋漓淋褲襠，以誣以治劉華東尋花問柳所得之「倒爪瘋」。劉華東狂喊：「痛死我也！」如此惡鬥，險弄出人命也。

四大狀師都有才學，其訴訟本能乃指鹿為馬，顛倒黑白，互鬥互斥，史上是否真有其事，難考矣，而這亦只是民間傳說而已。惟盼史家考據，以饜吾等求知之慾。是書「內容簡介」又有云，陳夢吉「自小聰明過人，加以自學勤奮，因此執筆成文，出口成章，尤其突出的是他足智多謀，具有正義感，非常憎恨當時的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經常施計戲弄他們，為貧賤無告的老百姓出氣」。果真如此，陳夢吉真乃正義律師矣。

這部「大全」，篇幅二百餘頁，當然不是「大全」。據說是經陳一峰去蕪存菁，提煉、加工而成，惜文字毫無特色，和民國時期中客寫的陳夢吉，甚至觀叔寫的倫文敘等書，簡直是有得比也。

粵語講呢啲

橫掂·打橫打掂·橫睇掂睇·掂行掂過·橫又死掂又死·掂過碌蔗·擺把頸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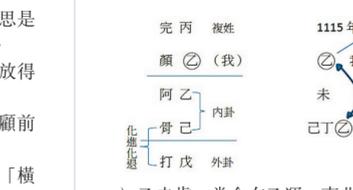
A series of illustrations and tex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Cantonese idiom '掂' (dim). It includes examples like '橫掂' (horizontal), '打橫打掂' (crossed), '橫睇掂睇' (side-eye), '掂行掂過' (crossed over), '橫又死掂又死' (crossed and dead), '掂過碌蔗' (crossed over like a piece of cane), and '擺把頸掂' (crossed over like a neck). Each example is accompanied by a small cartoon or drawing.

姓名館

熱血抗金——李綱

王正亮，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，初中已接觸玄學，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。直到2013年，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，依此因緣，公開奧秘，望有緣人得到裨益。

1115年，從天津的角度而言，宋漸衰弱的同時，中土東北地區的女真族迅速強大，而其領袖完顏阿骨打更建立了金國，原因明確，是年乙未歲，更是乙運。上文已提到，乙木在東北方屬艮卦，故未中所藏己丁乙的乙木使乙木上下通根，於是乘勢崛起，加上完顏阿骨打的行事作風可從他的姓名五行組合一覽無遺，丙乙乙己戊，見下圖：



- 1) 乙未歲，當令在乙運，東北方崛起
- 2) 完顏氏，丙火乙木，丙：完美主義者，乙：心思縝密
- 3) 內卦中乙木剋己土，有撕裂政權的野心
- 4) 若對手強，化進為「戊」土，可臣服在強對手下

因此，若非見對手可欺，必然不敢冒進，惜當時北宋軟弱、腐敗，主降派聲音響亮，若非有熱血之將如李綱之流，恐怕北宋在1125年已亡！而李綱姓名五

行「丙甲」，為人有甲木的自強、風骨，又有丙火的黑白分明、怒火，故力斥宋欽宗的軟弱，否則，恐怕亡國的悲慘結局提早出現了！

當時宋宣和七年(1125年)，北宋王朝腐敗，金軍大舉南下，消息傳到東京，北宋君臣慌作一團，群臣請求徽宗禪位於皇太子趙桓，以便號召各地官兵和百姓起兵勤王。宋徽宗趙佶一聽，直嚇得魂飛魄散，急忙寫下了「傳位東宮」的詔書宣布退位，自己當了「太上皇」，並且連夜帶著親兵逃出了京城。太子趙桓即位，這就是宋欽宗。他在宮中也六神無主，宰相白時中、楊邦彥乘機勸他棄城逃往襄陽。兵部侍郎李綱聽說後，立刻求見宋欽宗。

李綱在殿上責問宋欽宗，說：「太上皇把固守京城的千斤重擔託付給陛下，現在金兵還沒到，陛下就把京城拋棄了，將來怎麼向太上皇交代，怎麼向全國的百姓交代？」宋欽宗啞口無言。白時中卻怒氣沖沖地說：「金軍來勢洶洶，銳不可當，京城哪裏能守得住？」

李綱怒視白時中，反問道：「天下的城池，還有比京城更堅固的嗎？如果京城守不住，那麼天下就沒有守得住的城了。況且宗廟社稷，百官萬民都在這裏，丟開不顧，還去守衛什麼？如果我們鼓勵將士，安慰民心，就一定能夠守住京城！」李綱的一片忠心打動了宋欽宗，他馬上讓李綱負責守京城。李綱隨即去城樓上調兵遣將，布置好守城的人

馬準備迎擊金軍。

幾天後，宗望率領10萬鐵騎，來到東京城下。這一天，天剛亮，金兵就瘋狂地攻城了。他們沿着汴河出動了幾十隻火船，企圖順流而下，燒掉城樓。李綱早有準備，在汴河裏布置了一排排的木椿，又從蔡京府中搬來了大量的假山石，壘塞在門道間，使金軍火船無法前進。這時，布置在城下的2,000多名敢死隊員一齊上陣，手執長竿撓鉤，牢牢地鉤住那些火船，使它進退不得，不久那些火船便化為灰燼。

宗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把他的王牌鐵騎搬了出來。他們身穿鐵甲，頭戴兜鍪，全身只露出兩個眼睛，刀箭不入，十分兇悍。但因為是騎兵，在城下施展不開，只能坐在大船裏順流而來。李綱便把城下的兵撤到城頭上，也不放箭，只是讓那些船隻駛近水門前。緊接着一聲令下，巨大的石塊如暴雨般向下投擲。任憑你的兜鍪怎樣堅韌，百斤重的石塊落在頭上，也只有腦漿迸裂，一命嗚呼。船隻也被砸碎，跌入汴河的鐵甲兵上不了岸，只有活活被淹死。

宋軍將士鬥志高昂，他們個個奮勇殺敵。李綱脫去官服，親自擂鼓激勵將士，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。金軍統帥宗望孤軍深入，千里奔襲宋朝都城，原打算速戰速決，卻不料東京的防守那樣堅固、嚴密，不僅城池久攻不下，而且損兵折將，傷亡慘重，只好派人議和。

A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a short story. The main piece is '為徐懷中老送行' (Farewell to Old Xu Huaizhong), a poem by Luo Daxun. It includes a preface about the poet's admiration for Xu and a list of other poet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collection.